

西方心理学大师名著典藏系列

乌合 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张艳华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西方心理学大师名著典藏系列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

张艳华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已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本书颠覆了人们通常对群体的认识,将群体的特点剖析得淋漓尽致。作者层层分析、逐步推进,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能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本书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它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它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张艳华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西方心理学大师名著典藏系列)

ISBN 978-7-302-46191-3

I. ①乌… II. ①古…②张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583 号

责任编辑:周 华

封面设计:张 静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何 芊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9.75

字 数:12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产品编号:071690-01

丛书序：传承与发展

在近年来某些与心理学有关的普及读物中，在一些文艺作品、影视作品中，成功学、催眠术、读心术等似乎显得神乎其技，以至于心理学给普通大众的印象，往往与神秘、催眠、疗愈等相关，甚至有人以为心理学家自己本身都存在心理问题。且不论众人的观点是否正确，心理学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各个心理学派或其创始人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心理学：漫长的过去，短暂的发展

心理学的发展有着漫长的过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王充关于心灵的论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心灵的论述，心理学曾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学说都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而心理学正式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式发展的历史却很短。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一年被公认为心理学诞生之年，而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冯特被公认为“心理学之父”。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心理学派林立，其中包括冯特和他

的学生爱德华·铁钦纳所创立的构造主义,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创立的机能主义,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创立的行为主义,以及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等。

孤独而多面的拓荒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出生于捷克的犹太人,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医,188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885年,他跟随法国解剖学与神经学专家让·马丁·沙可学习。沙可是神经学专家,现代神经病学的奠基人,歇斯底里现象的发现者。他关于癔症(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成果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洛伊德自传》中说:“和沙可在一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癔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比方说,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癔症也常常发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发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强直收缩,从而证明这种人为的癔症和自发性的症状发作,没有任何细节上的差异。沙可的许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受教育者的惊奇,继而产生怀疑,使我们想办法去应用当时的学理以求证实他的学说,而他在处理这一类怀疑时,永远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时也是最武断的一个人。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弗洛伊德希望建立一个学说,以一般的界限概念为基础,而不是以解剖学上的事实作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觉障碍症的根据。沙可虽然赞成,但实际上对精神疾病的进一步探索没多大兴趣,他对病理解剖学更感兴趣。于是1895年后,弗洛伊德改用自己独

创的精神分析法治疗精神疾病。

弗洛伊德的学说，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力比多压抑是造成精神病的原因，性欲始于儿童早期等，在很长时间里被拒于主流心理学流派之外，也被称为“非学院派心理学”。由于他将力比多作为很多心理现象原因的解释，而被批为“泛性论”，他的学说遭到了众多质疑与非议。因此在《精神分析导论》里，弗洛伊德的演讲中经常提到“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反对者们认为”等。

面对批评者的质疑，面对各种非议，弗洛伊德也有愤怒的时候，他说：“经过二十五年的研究，我现在也算上了年纪，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些观察的工作都特别艰苦而且需要专心投入。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批评家们不愿意对我们理论的基础进行探讨，似乎这个理论只是来自于主观臆断，任谁都可以指摘，我无法容忍这种批评的态度。医生没有给予精神病人足够的关注，也没有用心倾听他们的讲述，所以不能作周密的观察而有所发现。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在这些讲演里，我将不再提起个人的批评。”

“自从开始研究以来，我已经屡次修改了自己见解的要点，删减或增加内容，我都照实发表。然而这种坦白的态度换来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不管我自己是否已经进行了修正，到现在仍然根据我过去的见解，提出批评。有些人则讽刺我善于变化，且诋毁我不值得信赖。经常修改自己观点的人自然会被看做是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最后修正过的学说仍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而坚持己见，不肯让步的人，又会被说成是固执而不虚心，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面对这种矛盾的批评，我们只好坚持认定的观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我所决定的态度，以后我仍然会根据新的经验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学说。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基本观点

有必要现在就加以改变，希望将来也不用。”

战争，犹太人遭受迫害，社会整体的科学研究水平有限，主流学派的反对，自身病痛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焦虑，等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弗洛伊德继续在他“惊世骇俗”而显得另类的心理研究之路上前行，可以说他是一位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孤独前行的拓荒者。他曾经的追随者们，后来都有了自己的主张，只有他一直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弗洛伊德的著作中的主要创见来自于他对自己和病人思想的探索，他甚至还对自己的梦进行过解析。1895年7月，他做了一个梦，是关于他所治疗的一位名叫“艾玛”的少妇的。他对自己的梦进行了残酷的自我检查，尽管梦的动机并不那么高尚的动机。因此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把我所讲的精神分析的观点当作是一个凭空想象的观念。其实，这个观点是经验的结晶，这些经验有的来自于直接观察，有的来自于观察而得的结论。至于这些结论是否恰当可靠，那就要根据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来确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不断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自恋，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自我、本我和超我等重要的理论。

放在今天，弗洛伊德的学说没有过去那么难以接受，只不过理论是否过时，以及正确与否，在不同的人看来，仍然有不同见解。但至少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了解他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形式，甚至了解这位学者本身仍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关于病人是否会关门这件事，弗洛伊德自有见解“我在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设置了一扇门，而咨询室里又有一扇门，而且还在室内铺上了地毯，这样布置的原因显而易见。当我允许病人从候诊室进来时，他们往往忘记了关门，有时还让两扇门都开着。每当出现这种情形，我就会老实不客气地请他或她回去把门关好，不管对方是

一位绅士，还是一位时髦的女士。我这种举动当然会被误解为态度傲慢。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我的做法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病人并不是偶然或者无意间忘记关门的，而且不关门这件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透露出了病人对医生所抱的态度：“他就像世上某些人一样，去拜见地位较高的人，一心想要见识一下他的派头。他可能先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被接见，同时又渴望去问诊的人像欧洲战争时聚集在杂货店里的人一样众多。但是，当他进来看见一个空房间，而且布置得还很简陋时，不免深感失望。他认为医生太失礼了，不得不给予惩戒。所以，他将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两扇门开着。他的意思是：‘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敢说不管我在这里坐多久，都没有第二个人来。’如果我不在一开始就打击一下他的这个念头，那么他或许也会在谈话时抱着一种傲慢无礼的态度。”

再比如，弗洛伊德曾经对达·芬奇的梦进行过解析，分析得非常精彩，不过由于对梦的主体误译而导致整篇解析没有太大参考价值，但研究者们反而由此对弗洛伊德本人更感兴趣，对他进行了解析。

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终于得到了更多的肯定，赢得了日益高涨的声誉。爱因斯坦给他写信说：“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阿德勒、荣格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说，原本得到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支持。1899年至1900年，同是医生的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结

识,并成为了好友。自 1902 年起,阿德勒成为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核心成员之一,一直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后来二人思想产生了分歧,终于分道扬镳。

在《超越自卑》中,阿德勒讲述了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分歧,“弗洛伊德派对梦的解析已经在好几个方面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比如,它假定白天的心理活动与晚上的心理活动之间存在差异,‘有意识’与‘无意识’相互对立,梦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与日常思维法则截然相反的法则。”“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所缺少的是认识到个性的一贯性,以及个体所有思想、行为及言语的统一性,这是心理学这门科学的首项基本条件。”“从科学的角度看,做梦的人与醒着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因此梦的目的也适用于这一连贯的个性。”

阿德勒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个体心理学,他强调“社会感”,以“自卑感”和“创造性自我”为中心。他主张人应该认识到生命的三个局限,即环境局限(都生活在地球上),每个人都与周围的人息息相关,人类由两种性别构成。由此,生活面临着三大任务:职业、社会与性,而生命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奉献,对他人感兴趣,与他人合作。当生命的意义出现了偏差时,主要原因是对同伴和社会不感兴趣,也就是缺乏社会感,缺乏合作精神。如果能够从一个人对生活风格的选择、他的心理对经历的解释方式、他对生命意义的见解等方面,通过他对身体和外界得到的信息所采取的行动,找到其见解的错误之所在,而不是单独去治疗某个病症或心理的某一个方面,那么对于社会灭罪问题将是一大帮助。

而荣格自 1907 年发展与推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时间长达 6 年。之后因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思想产生了分歧,也脱离了精神分析学派的队伍,创立了人格分析心理学。在关于力比多的见解上,二人分歧较

大。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精神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人类心理意识的主要动因；荣格则认为力比多是隐藏在精神后面的内驱力，在生命初期，它被用于饮食、排泄、性欲等需要上，而随着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它被用于更重要、更高尚的需要上。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普遍和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无意识与意识对抗，它由被遗忘的童年记忆、本能及遗传构成。而荣格则将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最重要部分不是来自于个体的个人经历，而是源于全人类遥远的过去——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荣格理论的核心。

埃米尔·库埃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曾经说自己非常尊敬库埃先生，受到过他的理论的启发。相比之下，库埃先生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走在大街上很少人知道弗洛伊德是谁，相反，很少有人不知道库埃博士，他的人气相当高。”埃米尔·库埃用他的暗示疗法，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人，其中不乏千里迢迢赶来的美国人。因此，他在前往美国演讲的时候，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场景不亚于现今粉丝们的追星行动。库埃刚到美国，就遇上了护送他下船的警察，还有大批接船的美国民众，众人拥挤在路边，目送他乘车前往住处。当然，他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媒体的跟随，在自由女神像下被数十位来自《圣报》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问个不停。

弗洛伊德与库埃在心理学领域的主攻方向虽然不一样，但二人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个人都重视潜意识，潜意识是导致许多疾病产生的原因，当身体不堪重负时，潜意识就会发出逃避或休息指令，结果生病，

暗示和自我暗示治疗的方法其实是要让它们进入潜意识，潜意识对身体发出指令，从而起到疗愈作用；精神分析认为潜意识才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是受到潜意识支配的，梦、口误等背后都隐含着潜意识的意义。又比如，二人都非常重视实践，库埃的学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理论，他的方法反复在强调的都是一句话“每一天，在每一个方面，我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也是来自于精神治疗临床实践。再比如，二人原本都研究、使用过催眠术，后来都因为催眠术的实际效用有限，而放弃了催眠术。

1882年，布洛伊尔给弗洛伊德讲述了用催眠术对一位癔症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这位病人就是著名的安娜·欧小姐。尽管布洛伊尔在催眠状态下，用谈话疗法治好了她的症状，但她却又产生了新的症状，甚至对医生产生了“移情”，布洛伊尔只好放弃。为了进一步研究催眠术及其治疗机制，弗洛伊德于1889年夏天，带着一位病人到法国南锡，向那里的催眠术大师们求教。尽管伯恩海姆的催眠实验给弗洛伊德带来了极大震撼，但他带去的病人并没有被治好。伯恩海姆几次催眠疗法治疗，效果都不好。在随后的治疗实践和研究中，弗洛伊德认识到催眠术对于治疗精神疾病有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病人不容易被催眠。二是通过催眠治疗病人，有时一种症状消失了，却又出现一种新的症状。也就是说催眠法往往不能使病症根除。随着对催眠术局限性的认识，弗洛伊德逐渐放弃了催眠术，他曾说，真正的精神分析，始于放弃催眠术。但这种放弃并不是对催眠术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超越。库埃最初学习的也是催眠术，还实践了很多年，后来逐渐放弃了，转而采用暗示法。

正所谓千人千面，同样的事物会给不同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有人重

实用,有人重理论,为了将最原汁原味的心理学经典著作呈现在读者面前,本系列不对心理学做任何评介,也不做任何解读,仅挑选现代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供读者评阅,采撷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具体包括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超越唯乐原则》,勒庞的《乌合之众》,库勒的《暗示与自我暗示》等,这些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弗洛伊德曾评价《乌合之众》:“勒庞的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

目 录

导论 群体的时代 / 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 9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 / 11

第二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 19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 / 35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 43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 49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 51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 65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 75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 92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 101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 103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 107

第三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 111

第四章 选民群体 / 117

第五章 议会 / 125

附录：勒庞年表 / 140

译后记 / 141

导论

群体的时代

提要：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群体强大的破坏力；古老文明的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社会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这些事一眼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我们如果更深入地研究这些事件，就会发现在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使我们震惊的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而是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促成了文明的变革。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的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它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

当前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思想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

促成这一转变的基本因素有两个。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它们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明，它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旧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堪，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新

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而我们正处在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现在还很难断定，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为未来社会建立基础的又会是一些什么观念？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子，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它最终仍会存在下来，形成每一个时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坚固建筑的废墟之上，这股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不久之后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秉持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接一根轰然倒塌之时，群体的力量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势力，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必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之前，引起各种冲突的主要因素是欧洲各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君主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那时民众的意见通常起不了多少作用，或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如今却是，通常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统治阶级立场、统治者的个人倾向不再起作用了。相反，群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优势。正是这个声音向君主们表明了群众的心声，迫使统治者们不得不接受民意。目前，改变各民族命运的地方，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了。

各个阶层的民众逐渐进入政治生活，慢慢成为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的实行虽然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收效甚微，因此它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确特征。群众势力开始不断壮大，首先是因为某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慢慢地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然后是个人逐渐结为群体，致力

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通过结成群体,他们掌握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便这些利益并不特别正当,却有着十分明确的界限——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他们来到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看到的却是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的议员,这些议员已经沦落成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了。

今天,群众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几乎非要把目前存在的整个社会体系彻底摧毁不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息息相关,但这种共产主义思想只有在文明露出曙光之前,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群体的要求就是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等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

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他们目前的组织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我们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也会具有旧式教条的威力,即不容置疑的专横权力。所以群众的神权马上就要取代君主的神权了。

那些与我们中产阶级思想情投意合的作家,就在讲述着这些阶级较为褊狭的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他们因为看到这种新势力不断壮大而深感惊恐。为了反抗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开始转向过去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道德势力,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心怀忏悔地转向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性真理的重要性。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改变风向为时已晚。就算他们是真的被神灵所打动,这类措施也不会有预期的效果了。今天的群众抛弃了他们的信仰,并以诸神。无论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并没有破产，科学也从来不会陷入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这种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不是由它造成的。科学为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一些知识，它从来没有为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怨不闻不问。我们只能设法和科学生活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光景。

在所有国家普遍都能看到的各种现象，向我们证明着群体势力的迅速壮大。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消亡，事实证明我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它的命运如何，我们必须接受群体这个新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群体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它可能倒退到那些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靠我们的力量能够阻止这个进程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完成的，称他们为野蛮人不是没有道理的。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而不是所谓的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所追求的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有着复杂的典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理性状态的文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文明的社会。所以群体只靠他们自己，是不可能走向文明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基石摇摇欲坠时，使它彻底倾覆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刻，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辨的，此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